

2003

## 女詩人之死(鍾玲《生死冤家》)

何曉善

陳純子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Recommended Citation

何曉善、陳純子。(2003)。女詩人之死(鍾玲《生死冤家》)。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2003》(頁 299-31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7/](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7/)

## 水仙子母題——〈女詩人之死〉——活在自己的世界

### (一) 引言

本文嘗以水仙子的角度分析〈女詩人之死〉。水仙子故事源於希臘神話。故事中俊俏的美男納西瑟斯(Narcissus)愛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最後鬱鬱而亡，化身成水仙花。從此，水仙花就叫做 Narcissus。在心理學上，自戀狂則叫做 Narcissism(名詞)或 Narcissistic(形容詞)。水仙子有數個主題或病徵，包括自戀、戀父、重像、自毀等。本文將以這些主題分析鍾玲的〈女詩人之死〉。在報告前半部份將會講述一些基本資料，包括介紹作者、撮要有關水仙子的希臘神話，以及〈女詩人之死〉的內容。進入報告下半部份，我們將集中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女詩人之死〉中的歐陽潔秋。

### (二) 作者簡介

鍾玲，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她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取得比較文學碩士和博士。她曾取得多個獎項，包括行政院國家文藝獎之文學理論獎、國科會研究優等獎、國頭中山大學研究績優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之菲華特設中正文化獎和國科會研究甲種獎等。鍾玲本身沒有一項不為人知的專長——對古玉的鑑賞及收藏。她曾以古玉作為創作題材，出版《生死冤家》小說集，小說人物古今交錯，通篇都由古玉穿鑿其中，對古玉研究的功力展現無遺。

### (三) 〈女詩人之死〉內容撮要

詩人歐陽潔秋是本文主角，她是水仙子人物，她病態地自戀，最後因過份地戀上自己的肖像而尋死。文起講她在美國唸英文碩士時認識了一隻藍鳥。她常與藍鳥對話，這為下文的幻想境界埋下伏筆。文中一開始便說她精挑細選了一件底胸線衣與男同學司馬約會，約會裡盡顯她如何鄙視司馬。她跟司馬告別後，就回家與藍鳥聊天，不久便與猶太藉人安迪去了一個不正經的派對，在那裡有人吸大麻、有人擁抱等。中途潔秋不知不覺食了含迷幻成份的方糖。服藥後她行為有異、情緒不隱。離開派對後，她回到住所紅樓。她開始情緒不隱，而且糊思亂想，在現實與虛幻間徘徊。她想起死去的爸爸，又幻想藍鳥摟著她飛到一座金字塔，見到有兩個人在塔底纏綿，後來才知道這兩個人都是她自己，而且她們不是在纏綿，而是在廝打。後來她更認為自己已降落在白玉床上熟睡。醒後，她仍然依戀熟睡時的平靜和優美，以為死亡也是一樣，於是她割脈自殺，死在白瓷浴缸裡，與藍鳥長存。

### (四) 希臘神話的水仙子故事

#### (1)

主角是一個美麗的少年，名叫納西瑟斯(Narcissus)，他實在太美了，見過他的女孩都渴望當他的愛人，但是他一個都不想要；他漫不經心地走過最迷人的少

女身邊，無論她怎樣吸引他的注意，他都不理不睬。心碎的姑娘在他眼中算不了什麼，連最美的仙女愛可(Echo)都打動不了他……

愛可是森林和野生動物女神阿蒂密斯(Artemis)的寵婢，但她得罪了最有權勢的女神天后希拉(Hera)。宇宙之神宙斯之妻——希拉罰她永遠不能講話，只能重複別人的話。希拉說：“妳永遠只能說最後一句話，卻不能先說。”

這實在難受，因為愛可也跟其他女孩一樣愛上納西瑟斯，她可以追隨他，卻不能跟他講話，那麼她怎能吸引從不看女孩一眼的少年注意她呢？有一天機會好像來了納西瑟斯向同伴們叫道：“有沒有人在這裡？”她喜孜孜應道：“這裡，這裡！”她還隱在樹叢裡，所以他沒看到她。他叫道：“來！”她便欣然道：“來！”並伸出雙手由林間跨出來，但他嫌惡地掉頭而去，他說：“別這樣，我寧死也不讓你支配我！”她只能謙卑地哀求道：“我讓你支配我！”但納西瑟斯已經走了。愛可躲在洞裡隱藏滿臉的紅暈和滿心的屈辱，誰也安慰不了她。至今她仍住在那一種地方，據說為相思而憔悴，現在只剩下餘音了！（她的名字 Echo 就是“回音”之意）

納西瑟斯不改殘酷的作風，一直瞧不起看愛情，最後有一個傷心人向天神禱告，結果應驗了：“願不愛別人的他愛上他自己！”。女神寧美息事(Nemesis)（意為“正義之怒”）插手安排這件事。當納西瑟斯俯身掬一潭清水來喝時，看見自己的倒影……水中那個樣子很高貴的可愛少年，那兩隻眼睛，像兩顆明亮的星星，額頭上覆著金黃色的卷髮，那白嫩的脖子像象牙一般，兩排潔白的牙齒好似寶石，他看得出神，不住的低聲讚嘆。嚷道：“現在我知道別人為我吃多少苦頭了，連我也熱烈愛上自己……但如何才能接觸水中倩影呢！我離不開他。”之後他一年到頭守在潭邊，凝視水影，日漸憔悴，愛可在附近，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等到他奄奄一息對自己的倒影叫道：“別了！別了！”她才複誦這句話，算是跟他道別。

據說他的亡魂渡過陰間四周的河流時，還倚著船身，最後一次捕捉水裡的倒影。他死後，受他藐視的眾仙女都待他很仁慈，想找他的屍體來安葬，硬是找不著；但他倒地的地方卻開出一朵迷人的新花，那小花老是向著湖面低垂著頭，好像在凝望自己的倒影。她們就叫它“納西瑟斯”（水仙花）。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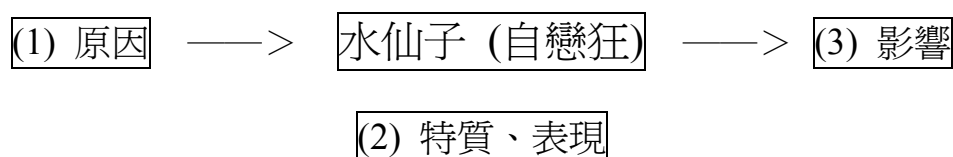
傳說 Echo 是森林中的仙女，雖然美麗卻太過愛說話，風流的宙斯常常夜不歸營，天后希拉便到森林盤問那群美麗的少女，結果只有 Echo 說個不停，希拉一怒之下決定拿她出氣，罰他永遠不能開口說話，只能重複說別人說的最後幾個字，然而 Echo 卻愛上高傲美少年納西薩斯(Narcissus)，然而她說話方式卻讓他厭惡並冷酷的回絕她的愛慕，Echo 傷心的躲回洞裡並且憔悴而死，這位高傲的

納西薩斯一日獨自來到湖邊彎下腰去喝水，卻看見自己的身影，居然迷戀上自己俊美的臉龐，最後沉靜的潛入水中終於消失在湖當中，從此湖畔悄悄地冒出一朵青艷的植物，並盛開著黃色的小花，也就是黃水仙了。

### (五)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女詩人之死〉的水仙子人物

以下將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女詩人之死〉的水仙子人物歐陽潔秋。本文將按以下圖表的步驟，逐一分析造成自戀狂的原因、自戀狂病人的特質，以及自戀狂對病者的影響。

水仙子人物分析圖表：



#### (1) 原因

##### (a) 戀父情意結 (Electra Complex)

造成歐陽潔秋自戀狂的最大原因，是心理學上所講的戀父情意結 (Electra Complex)。首先，什麼是戀父情意結呢？簡單來說，普遍的女性都願意嫁予年齡比自己大的男性，但如果雙方的年齡相距太遠，便被稱為有戀父情意結。其實戀父情意結的產生，有許多心理學學者認為，是因為在童年時代，約在六歲，有一段時期，心理上發生一種戀父之色情，而真正的意義，是女童戀父憎母。究其原因，似與父母親所持的態度有關。例如為父者，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女兒，反之，母親鴉肯輕於容忍，父親自能引起女童的鍾愛。而此種自然心理現象，會在成長過程逐漸消逝。如色情的感覺不消失，在成長後便會出現戀父的現象，把父親過份地理想化。<sup>1</sup>同時，據心理學的分析，水仙子式病人因為缺乏母親的愛與重視，遂會變得自私自利及富侵略性。<sup>2</sup>

接著我們要問：那麼戀父情意結和自戀有什麼關係呢？簡言之，是因為戀父情意結導致建構自我不完整，又由於建構自我不完整，所以導致自戀狂。弗洛伊德認為水仙子式的心理病人往往把平常人往外投射的「本能衝動」(Libido)向自我(self) 內射。即是說，例如一般人是本能地去愛別人，即愛的對象是其他人，但水仙子式的心理病人就會以自己作為感情投注的對象。究其原因，不少心理學家認為，這與孩提時代不能成功建立自我有關。孩提時代對自我的形成有極大影響。柯柯特(Heinz Kohut) 認為在自我未正式建立前，需先要有「自我客體」

<sup>1</sup> <http://www.china928.com/05/yq%5F33%5F01%5Fp3.html>

<sup>2</sup> 鄭樹森編：《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1989，頁 113。

(self-object)存在。這個角色通常由孩子的父母擔當，所以兒童在幼年時會無可避免地崇拜父母，但隨成長，這傾向會逐漸消失。他們學懂了去愛別人(視對方為獨立的主體，即“subject”)，而不再愛「自我客體」。<sup>3</sup>依據弗洛伊德的講法，是指小孩未找到外在可投射原慾的對象前，先以自我愛慾(auto-eroticism)來愛自己。如果自我愛慾不斷以自己作為感情投注的對象，而若這種行為持續的話，就形成自戀症 (Narcissism)。<sup>4</sup>

希臘神話裡描寫納西瑟斯愛上自己，因此無論遇上多麼吸引迷人的女性，他都不會愛上。後來他愛上自己的倒影，無論他用甚麼方法去和他的倒影溝通，都無法成功，因為水仙子迷戀上的是自己的倒影，是一個沒有主體的客體 (subjectless object)。<sup>5</sup>即是說，他不斷把感情專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會愛其他人，更加不會愛異性。他所表現的由始至終都是「自我愛慾」。

現在且看看〈女詩人之死〉中歐陽潔秋的情況。她在服食迷幻藥後不斷幻想，幻想過程中她會想起亡父：「那一天陽光在窗外灑著金色的小船，爸爸說要買一隻鳥娃娃給她，牠不但會眨眼睛，還會唱歌。可是那一天她沒等到那鳥娃娃，也沒有等到爸爸。爸爸坐船去了遠方，媽媽說。其實爸爸坐著紅十字車去了殮房，支離破碎的爸爸」(頁 148)。歐陽潔秋有戀父情意結，因為她年幼喪父，缺乏父愛，令她非常渴望得到父親的愛護和疼惜。她需要父愛，但成長過程中又不能擺脫這戀父情意結，故她一直渴望不長大，希望一直留在爸爸還生存的年紀，渴望自己永遠都是小孩子，這就是她的原我。其實，潔秋的戀父情意結早已使她遠離了俗世的紛擾，回到沒有時間限制的樂園，因此她不論過去、現在，抑或未來，她的感情都是活在孩童階段。

其次，我們可以見到潔憎恨母親。文中講到潔的內心獨白：「如果自己冠上他(司馬)的姓，大概是最長串的中國名子：“司馬歐陽潔秋”。啊，受不了！不過，媽不但受用，而且會樂死了。只要嫁的不是黑人...媽都會讓步首肯。更何況司馬絕對會是媽心目中的上上人選，條件十全十美。...與我家英文碩士的小潔，學歷真相配。...才二十九歲，比我家小潔大四歲，年齡也配得好！...媽不必再為她操心，不必再忍受中學同事在牌桌上，那些骨子裡幸災樂禍的假意關心...」(頁 132)。可見潔秋和母親是站在對立面上的。媽渴望潔秋與司馬一起，不是因為司馬能給小潔幸福，而是能給自己面子。媽雖有此願望，但潔秋卻非常鄙視司馬。在潔秋這一刻心目中，媽是個壞母親，媽只顧利益及個人在朋輩間的榮辱，根本不愛她。

---

<sup>3</sup> 鄭樹森編：《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1989，頁 108。

<sup>4</sup> 柯杰光：〈《挪威的森林》中的水仙子人物〉：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reviews/rview021.htm>

<sup>5</sup> 柯杰光：〈《挪威的森林》中的水仙子人物〉：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reviews/rview021.htm>

另外，在文中我們也略見潔秋富侵略性的一面。文中說：「飛近了才看清楚，他們不是在纏綿，而是在廝打！...男的仍然壓在女的身上，槌打她的頭...女的用勁一推，把男的揪過來...」（頁 150）。文中我們知道不論是男的，或是女的，其實都是潔秋自己。她幻想兩個自己互相廝打，顯示了她潛意識裡富侵略性的一面。

### (b) 「男器羨慕」(penis envy) 和「自我愛慾」(autoerotism)

戀父情意結造成的自戀又會造成「男器羨慕」(penis envy) 和「自我愛慾」(autoerotism)。何為「男器羨慕」(penis envy) 及「自我愛慾」(autoerotism)呢？「男器羨慕」是精神分析的一個名詞，是指女性想具有陰莖，或者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慾求成為男性。至於「自我愛慾」，簡單來說，就是自己愛上自己。賴克(Reich)認為有些女性幻想自己是男人和自己做愛。<sup>6</sup>

文中用了象徵手法表達以上兩種情況。首先，何為象徵呢？象徵就是以實示虛的手段。一些抽象得難以言說的事物，通過象徵還原它一個肉身，它便會變得可望而又可即。

文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象徵物就是藍鳥。〈女詩人之死〉中的藍鳥是潔秋的情慾化身。傳統是以鳥來代表男性器官，因此可以說藍鳥是象徵男性。<sup>7</sup>潔秋非常喜愛藍鳥，是「男器羨慕」的表現。同時，藍鳥也是潔秋自己，是另一種性別的自己。所以我們可以說，藍鳥抱著潔秋飛翔，以及她和男人糊里糊塗的幻想都可說是「自我愛慾」的表現。

藍鳥在文中第一次出現時是：「牠是一隻北美的藍慳鳥 blue jay，卻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藍慳鳥，因為牠跟她有緣」（頁 129）。可見潔秋喜愛這獨特的藍鳥。如果藍鳥是她自己的話，更可見她自戀的程度。這隻「藍鳥一見她來，就由樹頂的飛到底枝的老位置，高叫一聲“潔”她仰頭看牠，也叫牠一聲：“jay!”他倆就一呼一應地對答起來。他們的對話始於去年春天」（頁 137-138）。可見潔秋與藍鳥互相交流，而且很有默契。文中寫潔秋對藍鳥的讚美簡直是一見鍾情：「好漂亮的鳥兒！全身海藍色，頭上羽毛根根豎立，怒髮衝冠，神氣極了...如果藍鳥不在樹上，潔只要在院子中立一兩分鐘，靈異的藍鳥督會由天上飛回來會她」（頁 138）。這講出潔秋對藍鳥的傾慕，及表達藍鳥同樣很喜歡她。如果藍鳥是她自己，情況就是她很喜歡自己了，即以上提到的「自我愛慾」。文中更有一段象徵了潔秋和藍鳥的結合：「忽然藍鳥膨脹起來，大到跟人一樣。牠由背後把她攬定，兩隻爪抱緊她的雙乳，一拍巨大的翅膀，帶著她起飛，他們由敞開的窗子飛出去，

<sup>6</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 90。

<sup>7</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 90。

飛向高空。...此時藍鳥早就與她化身爲一」(頁 148-149)。兩者在幻想中二合爲一，是象徵性的結合，完全是「自我愛慾」的表現。同時，藍鳥抱著她飛，在心理學上，「飛翔」能帶給人一種性的快感。

另外一個象徵物是金字塔。金字塔是女性器官的象徵，應是無可否認的。<sup>8</sup>文中寫到「白色的沙漠上有一座金字塔。奇怪得很，這金字塔不是黃沙色，而是潤潔的白色...」(頁 149)。

其他的象徵意義還有「龐大的穴」、「巨靈的體內」、「白瓷浴缸」，它們都是母胎(mother's womb)的象徵。文中說道：「...(潔秋)低頭一看，卻見到金字塔頂的四塊白玉中央，有一個方洞，於是她對著方洞俯衝下去」(頁 150)。這表現了她對投入母胎懷抱的嚮往，故此急不及待要俯衝下去。又如「現在她飛不出去了，她陷在龐大的穴內，反而了無恐懼，像回到了家。」(頁 151)。這一句母胎的象徵就更明顯，潔秋回到母胎裡，復歸平靜，有無限的安全感，故此「她入睡了，沉入更深一層的睡意之中...」(頁 151)。

## (2) 特質、表現

### (a) 浮誇自我(grandiose self)

浮誇自我是水仙子人物自戀的一大特徵與表現。首先，水仙子人物在各方面都認爲自己比別人優勝。在水仙子神話中，當納西瑟斯俯身掬一潭清水來喝時，看見自己的倒影：水中那個樣子很高貴的可愛少年，那兩隻眼睛，像兩顆明亮的星星，額頭上覆著金黃色的卷髮，那白嫩的脖子像象牙一般，兩排潔白的牙齒好似寶石，他看得出神，不住的低聲讚嘆。至於〈女詩人之死〉中，歐陽潔秋自覺在外貌和身材方面上都很美，如文中寫道：「她知道自己好看」、「她怔怔望著鏡中自己赤裸的上身，胳膊細細身段瘦瘦，但胸部卻異常豐滿，完全不像處女的乳房，反倒像印度廟牆上女神豐豐纍纍的雕像。可是平常套在洋裝里，身段卻埋沒了」等。

要表現自身的好，水仙子人物更往往表現出對別人否定和對別人不認同。例如她說：「司馬絕不會做越出軌道的事」、安迪是「隨波逐流、依附群體的人」、趙安麗是「喋喋不休」，妹妹是「爬梯子的人」(意指隨波逐流)。其實就是水仙子人物有極端的自戀心態，導致她往往看不起和抨擊別人。因爲她覺得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而且一如陳炳良所說：「很渴切被人讚美，但却鄙視讚美他的人」<sup>9</sup>，的確，司馬、安迪都是會讚美潔秋但又遭到潔秋嘲諷的人。換句話說，雖然潔秋

<sup>8</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 90。

<sup>9</sup> 陳炳良：《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1987，頁 23。

看不起他們，但她卻需要透過他們的讚美來肯定自己。

另外，歐陽潔秋又自覺自己可以得到別人的注視以致愛慕。首先是司馬，她自覺自己的打扮和身材吸引到他的目光：「他彎彎的笑嘴凝成個橢圓，眼睛頓時發亮，由頭到腳掃她一眼」、「白馬王子竟對她情有獨鐘。她感到面頰發燙，抬起頭，他的目光正依戀在她的胸口」。而且浮誇自我往往有自高自大的表現，故當司馬對她說已有一個月沒找趙安麗的時候，她立刻想到：「在大學城里他的對象已由兩位淘汰到一位了。自己應該覺得榮幸之至」，其實她是自覺自己比趙安麗優勝。

其次是安迪，她覺得安迪特別關照她：「安迪相當奇怪，他不太與班上同學打交道，對自己卻特別照顧。下了課常陪她走一段路，自動跟她解釋課堂上一些深奧的觀念」。還有那個綠眼大鬍子，她甚至感覺到此人對自己的極端迷戀：「綠眼大鬍子好像被她的微笑迷住了。出神地、崇拜地望著她」、甚至感覺到他對自己「目瞪口呆」。以上都是浮誇自我的表現。

其實這一切都可能有現實的基礎，即司馬和安迪都被歐陽潔秋所吸引。但作者鐘玲往往從歐陽潔秋的角度去描寫她如何感覺到別人對她的注視和迷戀，這些描寫就不是爲了單單表現現實了。換句話說，鐘玲著重從歐陽潔秋的角度呈現出她的浮誇自我，即很重視和覺察到別人對她的愛慕。當她發現司馬的愛，她的反應是「白馬王子竟對她情有獨鐘」、又認爲安迪對她的好是「相當奇怪」。其實在讀者看來是很不協調的，因爲一直以來歐陽潔秋對自身根本有強烈的自信，故當她說「白馬王子竟對她情有獨鐘」和「相當奇怪」等時所表現的並非真的是一種驚訝，而是一種自滿、自足的感覺。一如陳炳良指出：「由於他（水仙子人物）相常可愛，所以他把別人的讚美、愛慕和服解視爲當然」<sup>10</sup>。

### (b) 重像(double)

鏡或影像(mirroring)是水仙子神話的一個主題<sup>11</sup>。在水仙子神話中，納西瑟斯臨湖自照，迷上自己的身影。但他並不知這個倒影其實就是自己的化身。這個投影固然是納西瑟斯的重像，文格更指出：「不管水的倒影或是回聲都算是影像」<sup>12</sup>，所以在神話中一共有至少兩個重像。〈女詩人之死〉中很早已出現重像：「她怔怔望著鏡中的自己赤裸的上身……」其實鏡中的自己是文中第一次出現重像的地方。在此段，潔秋對自己的裸體非常滿意，近乎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的程度：「勝

<sup>10</sup> 陳炳良：〈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水仙子人物〉，《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出版社，1987），頁 25

<sup>11</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 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形式 心理 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頁 182。

<sup>12</sup> 引自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 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形式 心理 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頁 182。



膊細細身段瘦瘦，但胸部卻異常豐滿，完全不像處女的乳房，反倒像印度廟牆上女神豐豐纍纍的雕像」。但歐陽潔秋仍一直不知自己愛的就是自己。所以她絲毫不能覺察到自己一直追尋的人就是自己。

重像的出現是因為自戀型的人只愛自己，一直追尋另一個自己。追尋重像的過程中，水仙子人物往往不知自己一直追尋的人就是自己。正因如此，在很多以水仙子作母題的文學作品中，水仙子人物往往經歷尋找重像的過程。在過程中，水仙子人物往往徘徊於現實與冥像、真與假中。

在徘徊於現實與冥像方面，神話中的水仙子迷上了自己的重像，於是就終日渴望不受干擾地獨自臨水自照。他身在現實的空間，精神上卻對湖冥像。〈女詩人之死〉中，潔秋只愛自己，或說自己的重像。秋潔亦經常穿梭在實際與幻想之間，她與藍鳥的對話正是她個人的幻想。他不曉得自己所愛的不是另一個主體對象而是自己。所以她經歷了尋找重像的過程。潔秋就是透過迷幻藥，進入了幻想世界之中。在迷想世界里，看到兩個「我」在互相纏綿，是她對自戀心態的第一次明瞭。後來在迷想世界中，透過回憶、藍鳥等象徵發現她的自戀心態來自自少失去父愛。最終在幻想過程中自毀，就是尋找重像過程的終結。其實這個徘徊於現實和冥像空間方面，亦可以真、假作出相應的對照。水仙子神話中，納西瑟斯是真實的人，而湖中的倒影是假的。〈女詩人之死〉中的潔秋是真實的人，而在迷幻過程中出現兩個的自己都是假的。所以水仙子型的人物往往經歷尋找重像的過程。在過程中，水仙子人物往往徘徊於現實與冥像、真與假當中。

### (c) 疏離

自戀型的水仙子人物往往出現疏離的表現。主要包括：自我疏離、外面的世界分離與人與人之間的分離。正因如此，水仙子人物往往自我構築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

在自我疏離(narcissistic alienation)方面，根據霍尼的理論，每個人都有(1)實在的自我(actual self)，(2)理想化的自我(idealized self)，(3)真實的自我，和(4)可能的自我(possible self)。所謂的自我疏離是指一個人遠離真實的自我。這種情況可以由強迫自己進入一個不適合自己的模式中，因而引致對自己的不滿，再進而從自己本身退開，或是憎恨自己，有時甚至把自己當作另一個人<sup>13</sup>。在〈女詩人之死〉中，潔秋不願隨波逐流，可惜被司馬和安迪強加上不屬於自己的特質。據陳炳良所說，自豪感受損導致對自己的厭惡，便因為放棄不去發展真實的自我，而發展理想化的自我<sup>14</sup>。故此，她拒絕別人的追求和表明自己的想法(受傳統束縛)，這就

<sup>13</sup> 引自陳炳良：〈照花前後鏡—試析鍾玲的《女詩人之死》〉，《文學散論》，頁 89。

<sup>14</sup> 陳炳良：〈照花前後鏡—試析鍾玲的《女詩人之死》〉，《文學散論》，頁 89。

是「可能的自我」。最後她選擇自殺，自殺可視為一種回歸母體的儀式<sup>15</sup>，也是回復真實的自我。

在與外面世界分離方面，〈女詩人之死〉中，藉語言的分隔，把自己與外面的世界分離：「他們根本沒有共通的語言。」。別人普遍認同的事，水仙子人物往往加以否定甚至刻意忘記，以求脫離這個世界之外：「潔呆了片刻，才想起自己昨天通過了碩士考試，啊！竟忘了，有意忘的。」爲了爲自己對外面世界分離的行爲作出合理的解釋，她往往貶低外面的世界，如：「把書一本本合上，扔到地上，活像張開的書會傷害她。的確，現在讀一行英文字也會頭痛」等。另外，他把其他人都視爲「司馬絕不會做出越出軌道的事」、安迪也是「隨波逐流」的。所以她絕不容許自己如其他人一樣做一模一樣的事，她追求與外面世界的疏離，以擺脫束縛。

在人與人分離方面，水仙子人物往往刻意與別人隔離。一如陳炳良所說：「避免投入任何的關係中」<sup>16</sup>。例如：「安迪感到她態度疏遠，把她的手放開。」。除此之外，這種情況更見於當別人希望與她有進一步親近的時候，她會拒絕別人入侵她的世界。例如當司馬和安迪分別邀請她去芝加哥和去旅行時(是愛的表白，潔秋認爲他們是以愛企圖入侵她的世界)，她一口拒絕。李焯雄認爲這是：「既不願見自我流失在社會的限制中，也不願見自我奉獻給愛人」<sup>17</sup>。大概就是說，水仙子不願自己愛別人，因爲害怕因愛而在別人身上而迷失了自我，沒法自戀起來。

水仙子有疏離的特質，故喜自我構築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根據弗洛伊德的講法，自戀是最初發生在兒童時期，故此水仙子人物都具有童稚的氣質，而且他們害怕衰老，總想把青春留住，使到他們不需長大，去面對人生的種種。他們對社會採取一種逃避的手段，於是他們所建立的虛幻世界不致破碎。在神話中，水仙子呆在一池清水之前，是在現實生活與冥想之間。不能自拔地陷入幻想之中，把大量精神注入其中，完全脫離了現實，不能分辨現實與幻想之不同。至於〈女詩人之死〉的歐陽潔秋，她的自我封閉的世界是迷幻世界，在這裡，她可以表現潛意識中的自己，不被壓迫。所以他說：「傳統對我是一種壓迫，我心中充滿各種困擾」。換句話說，只有在這個迷幻世界中，她才能表現真我。這就是她一直追求的封閉世界，不受外來的思想、人物入侵。

正由於水仙子人物刻意與外面世界和別人隔離，所以往往構築了一個封閉的

---

<sup>15</sup> 一如陳炳良所說：「而『龐大的穴』、『巨靈的體內』、『白瓷浴缸』都是母胎(mother's womb)的象徵」，引自陳炳良：〈照花前後鏡—試析鍾玲的《女詩人之死》〉，《文學散論》，頁 90。

<sup>16</sup> 陳炳良：〈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水仙子人物〉，《文學散論》頁 23。

<sup>17</sup> 李焯雄：〈臨水自照的水仙 從〈心經〉和〈茉莉香片〉看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疏離特質〉，引自鄭樹森編：《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1989)，頁 117。

世界以作保護的屏障。這個封閉的世界就是強烈地反抗外人的入侵。羅賓斯認為水仙子人物把關心他的人看作是依靠他的人，這樣便可以培養他的浮誇自我(188)。所以在水仙子作母題的文學中，往往出現「誰愛上水仙子，誰就會倒霉」的結局。在神話中，愛上納西瑟斯的厄科便因此：「她輾轉不寐，以致形容消瘦，皮肉枯槁，紋累累，身體中的滋潤全部化入太空，只剩下聲音和骨骼，最後只剩下聲音，據說她的骨頭化為頑石了」。在〈女詩人之死〉中，潔秋明知媽媽會喜愛司馬，但她認為：「媽，對不起，她放棄了媽的上上人選，不過對自己誠實比什麼都要緊」，她不容別人的喜好影響自己的生活。當司馬、安迪向她示愛，她「於是低頭硬把狠心話說出來『因為要與美國男同學出去，所以打扮成這樣』」、「不必猜來猜去，可以直說直話」(直接拒絕安迪)。陳炳良所說：「她不能愛的原因是在於她有著戀父情意結在潛意識中作祟，以致她有一個浮誇的自我。」<sup>18</sup>這固然是一個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水仙子人物強烈抗拒別人入侵他的世界也源於他認為沒有人可以理解他，一如文中寫道：「潔不禁苦笑，為什麼他們總把不屬於她的特徵套在她身上？司馬認定她是文靜的安琪兒，安迪當她作具有猶太風格的女子」。但其實在潔秋心中，她認為任何人都不能理解她，能理解她的只有自己而已。

在身處環境方面，為了充份達到疏離的目標，水仙子人物的居所也似乎是隔絕塵世的。潔秋的居所是這樣的：「大學城的男同學管這幢三層樓的房子叫紅樓，因為房子外牆當年漆了紅色，玫瑰紅，如今退了色，有些方發白，有些地方發黃，直像凋零的玫瑰花瓣」。正如李焯雄所說：「他們不單選擇了獨特的都市居住，甚至還要建立自己在城市中的疏離王國，始終要懸身於現實世界之外。」<sup>19</sup>潔秋的住所正是有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

#### (d) 情緒不隱定

克恩伯(Kernberg)指出有水仙子性格的病人時而感到勝利，時而感到失敗。賴克認為由意氣風發到一無所有的情緒變遷是幼稚的原我(Ego) 的特色。<sup>20</sup>加斯基爾(Norman D. Macaskill)說：「水仙子的個人形象是非常不隱定的；...這種對別人的依賴使它和別人的關係惡化，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被擯棄的恐懼引致對別人的狂虐、控制，和報復性的狂暴。如果防衛失敗，就會引致極端的痛苦、恥辱和內心的破碎。」<sup>21</sup>綜合以上三個學者所言，水仙子的情緒是不隱定的。

反觀文本，潔秋情緒不隱定是有跡可尋的。她因為吃了迷幻藥，故此當她以

<sup>18</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中外文學》，第5期，頁91。

<sup>19</sup> 李焯雄：〈臨水自煎的水仙——從《心經》和《茉莉香片》看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疏離特質〉，《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1989)，頁106。

<sup>20</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93。

<sup>21</sup> 陳炳良：《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1987，頁27-28。

爲自己先睹安迪將來在上流社會的情況時，「她咕地一笑回身入門去」(頁 147)，她當時的心境是快樂中的。但回到房後，她又突然覺得心中一陣鬱悶(頁 147)。及至想起已去逝的爸爸，她更流淚了(頁 148)。雖說吃了迷幻藥會使人的精神狀態突變，但也可以作爲一個旁証。

此外，幻想過程是潔秋的潛意識的表現，她的潛意識亦顯示她情緒變化很大。幻想中，她起初是看到快樂的自己與一個男人纏綿(頁 148)，但旋即，她因爲見不到那男的面孔而憤怒，「她氣得朝玻璃窗撞去，怎樣也撞它不碎！她撞得心頭滿是怒火」(頁 150)」，在發現男的女的都是自己時，她更是情緒激動，既著急，又膽戰心驚。但這種激動情緒很快便消失，她不久便進入睡眠的平安裡，「反而了無恐懼，像回到了家」(頁 151)。可見她的情緒起伏不斷、起落不定。

有說積極的自戀者臉上時時表現出特異神彩或自大；消極的自戀則常常表現出憤怒、憂鬱不安和孤獨。<sup>22</sup>由以上所見，歐陽潔秋大概屬於消極的自戀者。

### (3) 影響

#### (a) 自毀

希臘神話中維納斯使納西瑟斯走到水池旁邊，使他見到自己的影像，心生愛慕。當納西瑟斯用手觸摸它時，影像破滅。池水平靜，影像又出現。她用各種方法與自己的倒影溝通，可是換來的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經過多次失望和失敗後，水仙子最後憔悴而亡，死後化身成水仙花。他死時還不知他所愛的是自己的影像。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歐陽潔秋自毀的原因大概有二：原因之一是罪疚感和羞恥感。有心理學家認爲自戀者自毀的原因有可能是源於強烈罪疚感，因爲他們從母親手中搶走了父親，他們會受到代表道德的超我責備。科哈特(Kohut)認爲這種自殺不是由罪疚感引起，而是由不可忍受的空虛、死寂、或強烈的羞恥所引起。<sup>23</sup>杰克布森認爲一個人可能在有意識層面上贊同某些行爲，但在無意識層面上卻責難和懲罰這行爲。這種衝突會造成自尊喪失，產生自卑感和羞恥。<sup>24</sup>不管那個解釋，我們都大概將之歸納爲罪疚感及羞恥感。文中潔秋因戀父而產生罪疚感。潔秋由於把父親從母親那裡搶了過來，超我(道德感)使她產生了罪疚感。這種罪疚感使她通過自殘(self-mutilation)而自殺。

<sup>22</sup> <http://db.pccu.edu.tw/dept/crb%5Fgroup/crbbit/crbbitmeeting/allarticle/22/22%2D4.htm>

<sup>23</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 90-91。

<sup>24</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 101。

在此順帶一提，自戀者很多時都會有內在矛盾(paradoxical)。他們的勝利往往亦是他們的自毀，她們既陶醉在「勝利」中，卻又會憎恨自己，<sup>25</sup>因此造成了他們的自憎。由於自憎的心理而使他們走上自我毀滅的途徑。例如文中潔秋既樂在與藍鳥的愛慾中，但又感到對不起母親，故此有可能因此而憎恨自己。

但筆者認為潔秋並非因為這個原因自毀，更大可能以下提及的第二個原因。雖然文中數次提及潔秋感到自己對不起母親，但原因都不是因為她搶走了父親，而是因為「她放棄了媽的上上人選」及她的自殺令媽媽心痛一次，這些都是她的超我作祟驅使她說「對不起」。這些「錯誤」都不足以使她自殺。

自戀者自毀的第二個原因是極度渴望回歸到出生前的平靜境界。他們的自毀，其實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回到出生前的存在。格倫伯杰(Grunberger)說：「這個強烈的慾求不是和死亡，而是和生命有關，即使在現實中，這深沈的倒退願望，可能會有時在實際方面走進死亡裡面。」費耶克認為這是一個虛假的目標——一個要達到生存的最原始的、近乎靜止狀態的目標。這樣，自戀者才可以得到安寧。<sup>26</sup>而弗洛伊德更認為人有尋死的慾望。

文中潔秋是安詳地自殺，因為她憧憬回到那裡，就好像像嬰兒回到母親的懷抱裡。自殺前，潔秋幻想：「現在她飛不出去了，她陷在龐大的穴內，反而了無恐懼，像回到了家」(頁 151)。她感到了在母胎中的安寧。及至她醒後，她仍依戀剛才熟睡時的和平美好，文中說：「這麼深沈的睡眠她這一生從來沒有經驗過，完全的靜止，很美，好令人依戀，死亡一定也是這樣。」(頁 152)可見在幻想中的渴望已成為在現實中的希望，她的自殺只是滿足她的願望，是美好的，因此是求生，不是求死。

### (b) 對肉慾加以鄙視

水仙子神話中，納西瑟斯表現了對肉慾的卑視，例如他說：「不要用手擁抱我，我寧可死，不願讓你佔有我」<sup>27</sup>。

水仙子自戀，以致於她在處理個人情慾上都有抗拒別人的幫助，而自尋解決之法。當歐陽潔秋在派對中看到地上有幾對男女在摟抱，她的反應是：「原來性愛不止是享受、不盡是發洩，而可能是幸福、極端的幸福」，這表明她有性慾的需求。到後來綠色大鬍子把潔秋一拖，壓在她身上。此時：「她嚇不知所措，她張嘴要叫，卻塞了一口他的鬍子，叫不出聲來……」，那時她初吃迷幻藥，藥力

<sup>25</sup> 陳炳良：《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1987，頁 39。

<sup>26</sup>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頁 91。

<sup>27</sup> 〈奧維德〉，引自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 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形式 心理 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頁 175。

還未發揮<sup>28</sup>，所以她無論是出於道德觀念還是自戀的心態，她都會把那男人推開。最後當她回到家(藥力發作)，迷幻中看到兩個她在纏綿，引證了她自戀得連性慾都不需要男人的幫助，自己也可以自行解決。大概就是證明了她在派對中推開那男人和推開司馬的擁吻是因為自戀，而非沒有性慾的需求(文中更寫道她被那司馬摟抱時是有身體反應的)。但因為自戀的心態，所以水仙子母題的文學中的主人翁多有對肉慾加以卑視的表現。

#### (4) 本我、自我、超我

##### (a) 文本整體

在〈女詩人之死〉中，我們不難發現潔秋的本我和超我是不斷有衝突的，而她的自我是很努力協調兩者的不平衡。她的本我是自戀，而且是唯一喜歡自己、自我疏離、渴望被愛，但卻又鄙視愛她的人，她叛逆、愛自由、喜由自己作自己的主人、不喜歡傳統。她的超我是高度知識化、不喜隨波逐流、順從母親。

現在且看看她的本我和超我有何衝突。例如文中說：「由她小學算起，做啃書的乖乖女，拼讀了十八年，應該解放一下自己了！」(頁 130)由「解放」一詞，可知她的本我不想讀書，但超我卻叫她順從家庭背景的意願，努力讀書。過去的十八年，都是她的超我勝過本我。

又例如她與媽媽在司馬一事上的對立，她的本我是不喜歡司馬，她鄙視他隨波逐流，對他一點感覺也沒有。(頁 132)；但超我卻要她順從母親，故此當她拒絕司馬時，她內心受到少許責備。文中說：「潔要自己的心作主，於是她輕輕推開他」(頁 136)、「媽，對不起了，她放棄了媽的上上人選，不過對自己誠實比什麼都要緊！」(頁 137)，這一次，她的本我戰勝了超我。

文章最後，可以說因為本我和超我不能協而使潔秋自毀；又可以說本我和超我得到了最終的協調。我們說二者不能協調，是因為潔秋在現實生活中超我過份壓制本我，本我面臨崩潰狀態，故自毀。我們說二者能夠協調，是因為在死亡中，潔秋得到完全的解脫，死亡既滿足了她的本我，又滿足了她的超我。

##### (b) 性慾方面

從文中一開始，潔秋已表明他做了十八年的乖乖女，這是自我的表現。到她決定「解放」自己，就穿了一件緊身衣。陳炳良指出“他穿的‘艷裝’亦是她的原慾的伸延。”<sup>29</sup>

<sup>28</sup> 鍾玲：〈女詩人之死〉，《生死冤家》(台北：洪範出版社，1992)，頁 153 註一寫：「吃了 L.S.D 迷幻藥會產生精神漫遊。聽覺、視覺、嗅覺都會起幻覺。服用後約二十分鐘開始精神漫遊...」

<sup>29</sup> 陳炳良：〈照花前後鏡——試析鍾玲的《如詩人之死》〉，《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頁 88。

潔秋顧鏡自照，對自我的裸體欣賞可視為本我性慾的表現。當司馬強吻她，她的本我出現：「*自己的身體卻有自然的反應*」。但最終她的超我戰勝自己，自認為「*呼吸一緊，全身一抖*」都不代表是「*真正的快感*」。結果在超我戰勝本我的情況下，她把司馬推開了。後來，當她在派對中看到別人纏綿，她覺得：「*原來性愛不止是享受、不盡是發洩，而可能是幸福、極端的幸福*」，可見秋潔對情慾並非十分抗拒。這是本我和超我達到平衡，出現了自我。但當綠眼大鬍子壓在她的身上，她對此有強烈的反感，又是超我戰勝了本我。最後，歐陽潔秋食了迷幻藥，進入迷幻世界，其實可視為進入了潛意識。在潛意識中，她看到兩個自己在纏綿，可視為本我終於戰勝了超我。但由於在迷幻的世界中，日常的生活與道德未能完全脫離，故迷幻中的兩個我最終在廝打著，大概是指日常生活中超我和本我一直在鬥爭中。而在她進入潛意識的狀態後，兩者的衝突表面化，故此會有廝打的情況出現。

其實從整個故事看來，潔秋對反抗壓迫和尋求自我的意欲是相當明顯的。一如她不喜歡司馬，是因為他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司馬正正代表著傳統，而傳統對秋潔來說，卻是一種壓迫。至於安迪，最初潔秋認為安迪也是一個不肯隨波逐流的人，但到後來卻發現「*畢竟他也是個隨波逐流、依附群體的人*」，而秋潔是一個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因此，安迪最後也未能通過考驗。

## (六) 總結

本文分別從水仙子自戀心態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只涉及本我、自我，超我）對鍾玲〈女仙人之死〉作出分析。在水仙子自戀心態方面，嘗試從全文分析出主角歐陽潔秋自戀心態形成的原因（從亡父、戀父情意結和男器崇拜入手）、自戀特質（浮誇自我、重像追尋、自我疏離和情緒不穩定等）和引致的影響（自毀和對肉慾加以卑視等）。此部份更從心理學的理論出發，並結合水仙子神話和〈女詩人之死〉作出比較。此外，除水仙子自戀心態外，若從本我、自我和超我角度出發，發現主角歐陽潔秋在處處在被壓抑的情況下欲求尋找本我，熱切渴望解放的心態。

## (七) 參考資料

- (1) 陳炳良：〈水仙子人物再探：蘇偉貞、鍾玲等人作品析論〉，轉引自《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五期。
- (2) 陳炳良：《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1987。
- (3) 陳炳良：《形式、心理、反應：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1996。
- (4) 鄭樹森編：《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1989。
- (5) 鍾玲《生死冤家》〈女詩人之死〉，台北：洪範，1992。
- (6) 柯杰光：〈《挪威的森林》中的水仙子人物〉：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authors/MURAKAMI/reviews/rview021.htm>
- (7) 〈急劇變化、新舊交替的背景〉：  
<http://db.pccu.edu.tw/dept/crb%5Fgroup/crbbit/crbbitmeeting/allarticle/22/22%2D4.htm>
- (8) 《性的取向》〈戀父〉：  
<http://www.china928.com/05/yq%5F33%5F01%5Fp3.html>